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
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
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
接融融漾漾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
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天室初造堯



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
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
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
原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竒偉悠悠乎
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滴
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晡靄千態萬狀
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
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
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
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太今千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

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
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
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
余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
稱其通達國躰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
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
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
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
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以德於成康
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
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

蘓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

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倍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
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
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
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
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
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

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
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
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目録

漢書卷之九十八

五帝本紀

漢書卷之九十九

漢書卷之百

漢書卷之百一

新書目録

第一卷

過秦上第一

過秦下第二

宗首第三

數寧第四

藩傷第五

藩疆第六

大都第七

等齊第八

服疑第九

益壤第十

第二卷

權重第十一

五美第十二

制不定第十三

審微第十四

階級第十五

第三卷

俗激第十六

時變第十七

瑰瑋第十八

孽產子第十九

銅布第二十

壹通第二十一

屬遠第二十二

親疎危亂第二十三

憂民第二十四

威不信第二十五

第四卷

匈奴第二十六

勢卑第二十七

淮難第二十八

無蓄第二十九

鑄錢第三十

第五卷

傅臧第三十一

保傅第三十二

連語第三十三

輔佐第三十四

問孝第三十五

第六卷

禮第三十六

容經第三十七

春秋第三十八

第七卷

先醒第三十九

耳痺第四十

諭誠第四十一

退讓第四十二

君道第四十三

第八卷

官人第四十四

勸學第四十五

道術第四十六

六術第四十七

道德說第四十八

第九卷

大政上第四十九

大政下第五十

脩政語上第五十一

脩政語下第五十二

第十卷

禮容語上第五十三

禮容語下第五十四

胎教第五十五

立後義第五十六

附錄

賈誼傳 九前漢書

新書目錄終

新書卷第一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
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
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
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
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
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
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峭
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無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
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
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

下是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
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
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
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
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
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
論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
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磬磬新主之資
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
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
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
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
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

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
下息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
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
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
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
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
刑穆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
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

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
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
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
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
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
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無諸侯山
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
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
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

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
難於是山東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
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
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
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
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
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
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

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
開關百萬之走逃北而遂壞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
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
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
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
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
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
爲擒者其採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
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
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糜
沒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竦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
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
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

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
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
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乆由是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
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
長乆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
此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
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
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
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
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
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

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踴躍離今春難爲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令以

數日之間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
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
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
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
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
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
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
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
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
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固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
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
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
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斟有耳大數
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
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
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繯縲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稱爲大宗上配太祖五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

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凶
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
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
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
力垂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鄒
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
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

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
奉法畏令聽從必願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
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
而立其身而子天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
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
何以異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力
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
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
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
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

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
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
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羨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
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
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死於乾溪于宇守亥之井為詐若此豈不痛也哉悲
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
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搯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痼疾後雖有
扁鵲弗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
為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跖蓋上古躡字下古
疾字躡蓋不可
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親者或無分
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
病燹也又苦跖蓋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
王或不蕪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
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
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
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
臣而尊今臣旣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

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
石則御已齊矣御旣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
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
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旣已同
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
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
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
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
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

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
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
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
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
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
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
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
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
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
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冰瀆無界
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
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
至適至和以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
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
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
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
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
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

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
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
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循則
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
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
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
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
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卽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彙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隣勸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

以爲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無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故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敕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今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卽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三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卽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天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一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

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一

新書卷第一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今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青有仇讐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
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

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順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

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
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
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
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撫天下
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
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
豨彭越黥布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
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
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
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髀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髀髀也

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爇爇弗

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
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
出逃伯聞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
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
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
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
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
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
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

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
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
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魯弗得食也弗知猶
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
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
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冗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
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噐

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子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削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

同黥劓髡削笞僞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陞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噐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綆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大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無耻隼

胡結反

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

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噐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耻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

謂污穢曰惟簿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
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寢室而請其罪爾
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

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爲人臣者主尔亡身國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
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
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
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
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
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卷第二終

新書卷第三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固恬弗知恠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耻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

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剽大父矣則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尸之簾撻兩廟之噐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駘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

竝起萬民離畔九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
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
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
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捨寘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

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誦而相
飭設輟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
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
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
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爲狗彘
也苟家富財足隱枕肝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
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
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

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
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
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
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
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
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一 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
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
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儲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
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廢六國兼
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
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
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
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
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
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
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
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
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

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
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
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
餘鬻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
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
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
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
佚樂而心縣徼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卽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計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衣薄紈之裏緹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
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墻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
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
之身自衣阜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
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
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

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尔歲適不爲如雲而起
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鎛此而有安上
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疵施不敬而素寬有故
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
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
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
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

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奔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

新書 卷三
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無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

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無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弥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

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今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貨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躅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

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䟽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今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

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卽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

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如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歎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繯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天

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旣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痲夫躄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餼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

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

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
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有甚逆
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
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
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
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
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第三終

禮百里而遠今不計可為流彩於地也

蘇河表誠氣可表於車旂至可對收而對門然

蘇之贊也天子之贊也矣莫之論野辭為國或入平

天子共賞長百下之蘇也長及長土首蘇也下長陰

春天下之長也河心下也變夷燈令長生土之蘇也

蘇其美秀沙更入下春天下之首也河也土也變夷

蘇也河也河也河也河也河也河也河也河也河也



